



著名青年低男中音歌唱家李鳌： 歌剧路上“潇洒走一回”



作为一名1988年出生的青年低男中音歌唱家,李鳌已经是世界歌剧舞台上的“老面孔”。从小性格活泼的他,两岁半时曾在家庭聚会上以一曲石破天惊的《潇洒走一回》震惊四座;2010年第十四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,他在扮演《塞维里亚的理发师》中喜剧角色唐·巴西里奥时因为表情无比丰富,被冠以赛场“表情帝”称号,引起无数网友围观。日前,记者对刚在国家大剧院演完歌剧《唐·帕斯夸莱》的李鳌进行了专访。



李鳌,青年低男中音歌唱家;旧金山歌剧院梅罗拉培训班和阿德勒高级训练班成员;旧金山歌剧院、大都会歌剧院、中国国家大剧院、圣彼得堡马林斯基歌剧院签约歌唱家;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,师从魏凡俭教授学习声乐演唱。曾在莫扎特、多尼采蒂、罗西尼等名家的歌剧中饰演过几十个角色。曾获2013年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男声部第一名,2014年大都会歌剧院歌剧比赛冠军等。

本报记者 华章

体验角色的人生 享受灵魂出窍的感觉

齐鲁晚报:你刚刚在国家大剧院演完歌剧《唐·帕斯夸莱》,你在其中演什么角色?有何收获?

李鳌:这是我第二次在国家大剧院演该剧,第一次是在2014年10月。而我第一次参演这部剧是2011年,在美国旧金山。我一直演男一号唐·帕斯夸莱。这是个富有却又老态龙钟的吝啬鬼形象,他对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有着憧憬和向往,结果反被自己的私人医生和侄子等人戏弄了一番。

这次演出感到驾驭这个人物更自如了,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唐·帕斯夸莱这个角色在剧中非常具有讽刺意味,但我也感到他作为一个老年人其实很可怜,很孤独。也有老师、同行评价说我的表演比过去更“沉”了,更走心了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,演喜剧真难!真正好的喜剧应该笑中见泪。

齐鲁晚报:你是低男中音,歌剧中适合的角色多吗?

李鳌:在歌剧中,低男中音的戏路很宽,一般限于这么几种:老爷爷、爸爸、大哥、坏蛋、小人。而且角色跨度很大,既有贵族也有仆人,有英雄也有叛徒。

低男中音实际属于男低音范畴,根据音域、音色、音量等不同,它又可以分为戏剧男低音、抒情男低音以及滑稽男低音三类。我是属于抒情男低音中的低男中音,它的特点是具有男低音的音色,又具有男中音的音高和音域。

齐鲁晚报:你20多岁,演出的角色却是老爷爷、父亲、大哥等,与你本身有年龄差,且大多是被讽刺、被批判的反面人物,你觉得好驾驭吗?

李鳌:这就是生活和艺术的反差。最优秀的喜剧演员,往往在生活中不苟言笑,但一到舞台上就好像变了一个人,变得喜感十足,滔滔不绝。我的体会是,我年龄虽小,但很喜欢演中老年角色,好像借助舞台体验到另一种人生,获得了一种灵魂出窍般的自由感。

从性格上讲,在歌剧舞台我演了很多坏蛋、小人等反面人物,这些人物的性格往往卑鄙自私,爱落井下石,

爱耍阴谋诡计,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但在生活中我却是一个很单纯、没有城府、爱憎分明的人。这种反差,在表演中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张力。有人说,生活中真正卑鄙自私的人在舞台上表演相同的人物,反倒不一定演得好,因为他不超脱。对于一个戏剧角色,既能进得去,又能出得来,这就是艺术的魅力。

多明戈艺品人品都好 与其同台表演很奇妙

齐鲁晚报:你的这种声音特点是先天的,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?

李鳌:肯定有天赋的因素,但真正要走上舞台,就需要一个伯乐。这里就要提到我的恩师魏凡俭老师,魏老师就是这样一位伯乐。我在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四年本科和三年硕士,指导老师一直是魏老师。他发现了我的声音特点,并给我做了很好的定位。

齐鲁晚报:你入行以来,多次获国内、国际大奖,你最珍视哪些奖项?

李鳌:2013年,在意大利维罗纳获得第21届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中男声部第一名,是迄今为止我登上的世界最高领奖台。我的感受是,比赛可以让你有机会把平时学习的成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。拿奖不是最终目的,通过比赛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,可以让你更清楚地把握世界歌剧现状,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位置。

齐鲁晚报:在舞台上,你曾和包括多明戈在内的很多大师名家合作过,请谈谈对多明戈的印象。

李鳌:2014年,在美国旧金山歌剧咏叹调精品音乐会上,我们演贝里尼歌剧《清教徒》,我演父亲,多明戈演儿子。现实中我比多明戈小四五十岁,而在歌剧中我演的父亲比多明戈演的儿子差不多也大四五十岁,这本身就富于戏剧性。

齐鲁晚报:你20多岁,演出的角色却是老爷爷、父亲、大哥等,与你本身有年龄差,且大多是被讽刺、被批判的反面人物,你觉得好驾驭吗?

李鳌:这就是生活和艺术的反差。最优秀的喜剧演员,往往在生活中不苟言笑,但一到舞台上就好像变了一个人,变得喜感十足,滔滔不绝。我的体会是,我年龄虽小,但很喜欢演中老年角色,好像借助舞台体验到另一种人生,获得了一种灵魂出窍般的自由感。

多明戈作为一个大师,给我的印象不但艺品好,而且人品极好。友好、谦逊,低头做事,和他在一起感到特别放松,特别舒服,就像谷穗,越成熟饱满,越不以低下头为耻。还有我的恩师魏凡俭,不但是我艺术的榜样,而且是我人生的榜样。

艺术路很长 要不断爬坡

齐鲁晚报:6年前的青歌赛上,你的演唱表情十分丰富,或戏谑,或夸张,或愤怒,或狂喜,把人物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,由此被网友称为“表情帝”,引起很大轰动。这事儿对你有影响吗?

李鳌:“表情帝”是我参加青歌赛的一大意外收获!当时演唱的是剧中音乐教师唐·巴西里奥的一个唱段,尽管只是一个选段,但要唱出故事感,就必须让自己回归到整体歌剧故事中,除了歌声,自然会有故事中的各种表情。

没想到在比赛期间某知名论坛上出现了一个“青歌赛现场惊现‘表情帝’”的帖子,引起无数网友围观。可能是因为美声唱法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比较庄重呆板吧,我的这种表现颠覆了大家的看法。

齐鲁晚报:你年龄不大就在自己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,有一定知名度了。在自己成长过程中,有过挫折和坎坷吗?

李鳌: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11年去美国培训,一去两年。当时一个人到国外人生地不熟,经济困难,语言不通,寂寞。每个月1200美元补助,光房租就支出600美元,但怕家人担心,还得报喜不报忧,说自己一切都很好。而语言不通给我最大的感受是缺少尊严感,如果连人家骂都听不懂,你说还有什么尊严?语言直接关系到尊严,这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。怎么办?就是利用一切场合恶补,尽快过语言关。寂寞怎么办?打开自己,交朋友。现在回头看,这一切都是成长中积累的财富。

齐鲁晚报:目前你感觉处于事业发展的哪个阶段?对于个人将来发展有什么考虑?

李鳌:刚才说过,低男中音适合演的一般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角色,所以有很长的艺术生命。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稳速前进,不断爬坡,永不止步。记得我小时候两岁半时,在一次家庭聚会上,哭着闹着要演唱《潇洒走一回》,唱得字正腔圆,震惊四座。一年级写作文《我的梦想》时,我曾写道:长大了,我要给全世界歌唱。我希望在歌剧这条路上“潇洒走一回”。